



xiaohongmacongshu

XIAOHONGMA
小红马丛书

李建 著

误入商海

wurushangha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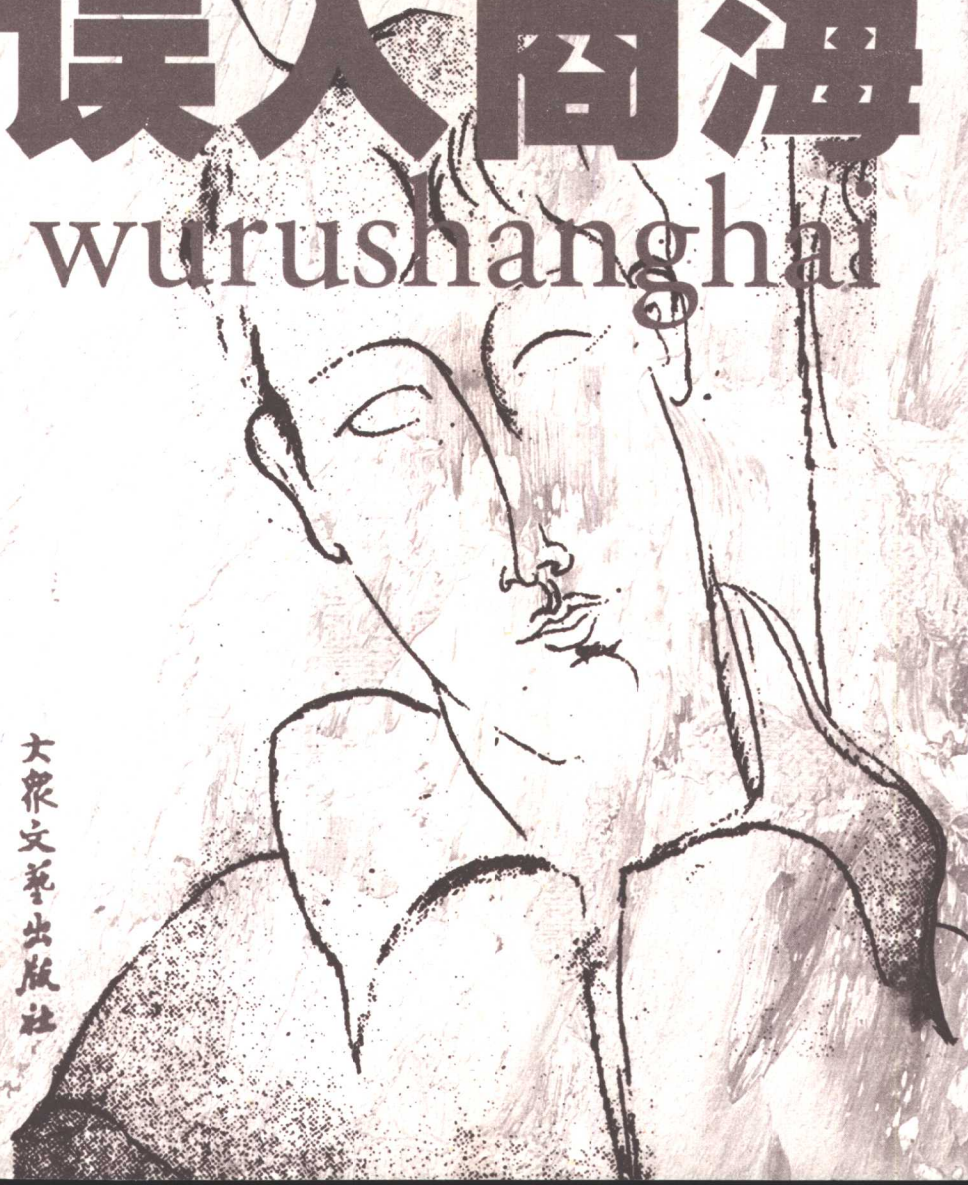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李建 著

误入商海

wurushanghai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误入商海/李建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80171-217-X

I. 误…

II. 李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6611 号

误入商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75 字数 332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000 册

ISBN 7-80171-217-X/I·164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目 录

误入商海 (1)

琼海落日 (353)

梦寄天涯 (382)



误入商海

她梦见了蛇。黑黑的，粗粗的，直立在面前，然后，颜色渐渐变淡，渐渐变浅，变成了真正的肉色，就像是一个男性性的象征。她觉得那是一种有形的威胁，一种恐怖的强迫，或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羞辱，同时又暗示着罪恶的欢乐。而一旦感到了那种欢乐的存在，它的诱惑力便是无限的。

此时，她便是面对着它的诱惑。她觉得自己就像是银幕上的那个女人，赤身裸体，手脚张开，牢牢地绑在一张椅子上，面对着它的诱惑。很奇怪，那里还有一个男人，而且永远只是一个男人，就像特意留下来的惟一种马。他身材高大，面目不清，神情变幻不停，却又始终一言不发。她和他隔火而坐，一动不动，就像是一种永恒的对峙。所不同的是，她被一丝不挂地捆住手脚，而他却衣装完整，自由自在。他随时都可以对她为所欲为，而她只能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

她不知道那一切是怎么开始的。银幕上的那个女人只有一头秀发，只是到后来才有了一对眼睛，黑黑的，大大的，含笑顾盼之中，充满了无限风情。然后是高高的白白的鼻梁，然后是红润的充满欲望的嘴唇。简直就和她应该有的一样。她穿得漂亮极了，一身宝蓝色的衣裙闪着暗暗的蓝光，短裙的每一步从容扯动，都会把她丰满圆润的臀部表现得魅力无穷。她一步一步地走进，走进那个长长的山洞。

衣服是一件件地脱下来的，在她的拒绝之下，在他的强迫之中。她确实是尽力反抗了，实在是他力大无穷。他也确实十分



蛮横，却又暗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神情。这使她感到一种惶惑，好像一件不可知的非常可怕的大事就要发生。

终于一丝不挂，终于白璧无瑕，就像是一座不胜娇羞、掩面而立的古典女神。然后她被抱起来，放在那个平台上。她就是这样被捆在那张椅子上的吗？她就是这样被捆住手脚面对诱惑的吗？如果松开她的手脚，那她会怎么样？会纵情狂欢还是厌烦地放弃一切？……她躺在平台上，一动不动，静静地闭着眼睛，默默地等待着那无限恐怖而又灿烂辉煌的最后时刻的来临。

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她的周围空无一物，而又空无一人。她被当作了一件送给陌生人的礼物，或是一件献给神灵的祭品。她被她的拥有者抛弃了。她奇怪怎么会是这样。难道没有人需要她吗？难道她就那么没有女人的魅力吗？难道她的腰身还不够诱人吗？

男人曾经对她说，只是在知道她成了别人的女人时，才产生了对她做爱的欲望。男人曾经对她说，之所以止步不前，是因为爱的存在，他相信肉欲永远是真爱的毒药。男人曾经对她说，只有在她的身体里才能感到他自己的存在，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生命的一切意义。男人还曾对她说，他也梦见了蛇，但那是一条金蛇，金光闪闪，瑰丽夺目，美不胜收，没有一点儿恐怖的感觉。她知道这些话是好几个男人对她说的，她已经把他们弄混了，但有一点她清楚极了，就是那些蛇绝不可能是金色的。蛇怎么能是金色的呢？怎么能是真正的黄金做成的呢？如果真是，那一定是死的。可惜，这一点是她醒了之后才想到的。

第一章

屋里很静，只有那一缕细细的白色烟雾慢悠悠地向上飘卷、



飘卷。

刘江拿着烟，并不抽，只是在那个银亮的水晶烟碟边上慢慢地磨着烟灰。就此一刀两断吗？大学四年的同学，一起创业的哥们儿，说翻脸就翻脸？可这难道是小事吗？现在就敢这么干，将来再拿住点儿什么，还不得把哥儿几个全宰喽？

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梁董事：

“那400万是不是你签字划走的？”

梁董事微微一愣，声音显得有些模糊和犹豫：

“400万……？哪400万？”

还装傻。30岁的人了。这哥儿几个里头数他岁数大，怎么越大越犯傻啊？！

刘江眯缝着眼睛盯着梁董事，慢悠悠地喷了一口烟，口气控制不住地严厉了起来：

“这个公司是咱们大家办的，这么多钱，你说都不说一声就划走了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刘江说着，又狠狠地在梁董事脸上锥了一眼，硬硬地一甩头，转向了窗外。窗外，天色已经越来越暗，黄昏的夕辉让夜色蚕食得只剩最后一点儿残骸。

谁的黄昏，谁的残骸？如果不小心，再大的公司也有翻船的那一天。该翻脸就得翻脸，不然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……不知道刘建华和傅续冬怎么想？刘江向他们看了看。刘建华是门重炮，傅续冬就不一样了……

“这件事全怪我，”梁董事抬起头来看看对面的傅续冬和刘建华，又看看老板台后面的刘江，态度显得很诚恳，“这回可能是有点儿大意了。”

刘江回过脸来，不动声色地看着他。大意？哼哼。

“这时候就先别说怪谁了。”刘建华不耐烦地打断了梁董事，

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”

别太着急。刘江用力咬住烟，在心里提醒自己。让建华说。别看建华结结实实，看上去挺粗的，其实是粗中有细，而且是个敢做敢当、很有主见的人。而坐在他旁边的傅续冬就不同了，这个白面书生看着挺温和，挺柔顺，其实既精明又果断，而且城府深得很。等他们俩都撒开来较真儿的时候，那就有好看的了。别着急，让他们先说，你只要做好准备，时候一到就出来收拾残局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见梁董事不说话，刘建华克制不住地又问。

梁董事哼哼唧唧地吭哧了半天，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“那400万你借给谁了？”虽然在心里告诫了自己半天，刘江还是问出了口来。

“一个贵州来的朋友。”梁董事终于下决心说了出来，“本来说好两个星期就还，结果，”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一脸的怨天尤人，“没想到……现在真是谁都不能相信了。”

最不能相信的是你！刘江狠狠地用力把烟在烟碟中捻灭了。这个傅续冬，怎么那么沉得住气？一句话都不说。小子可真行啊，得罪人的事让我们当炮灰？这个办公室实在是太大了，又是老板台，又是沙发椅，四个人坐在这里还显得那么空空荡荡。好啊，傅续冬这小子。

就在这时傅续冬抬起了头来。刘江松了口气。这小子要说话了，一看那装出来的平静、体谅似的表情就知道，他准又会像平常一样，笑里藏刀地甩出一句来，准准地点在要害上。

“他答应了你多少？”傅续冬一脸平静的神色淡淡地问。

梁董事的表情一下就不自然了：

“什么？”



“这种事总不能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吧?!”刘建华显然受到了傅续冬的提醒,不满之情顿时溢于言表,“400万,怎么说也是个数儿呢。”

傅续冬到底是傅续冬,这话的确点在了要害上。刘江看着梁董事不说话,看他怎么回答。

梁董事看着刘建华,强做出一脸的坦率:

“百分之二十。本想能帮公司挣一点儿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,傅续冬立刻露出不相信的冷笑,什么也没有再说。

刘建华却忍不住严厉而不客气地补了一句:

“不是我说你,如果真是为了给公司做,那你事先至少应该跟刘江说一声。不然80万的好处费也不容易说清楚。是不是?”

刘江低下头抽了一口烟。就得这么不客气,而且还要更不客气。等他们俩把温度烧得高高的,你就拔出刀来。到时候你不会下不了决心吧?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你的也是……但他不该首先拿刀捅你的心……

刘江又看看梁董事。梁董事已经出汗了,哼哼唧唧地还要辩解。刘江冷冰冰地打断了他:

“现在还能收得回来多少?甭管利息了,本儿能不能收回来?”

梁董事的脸抬了起来,看看刘江,又低了下去,一言不发。

大家看着他,一时谁也没说话。刘江也不说。他知道,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点儿沉默的重量压一压。

一会儿,梁董事终于再次抬起了头来。他似乎下决心要说出真相了,声音不太大,也沉着了些,看样子,还有些后悔:

“这事全怪我。上个月来了一个朋友,说是做木材的,资金



差了几分，想借点儿钱，就两个星期，百分之二十的利。我心里一活就答应了。结果到时候了，钱没来，人也没来。”

傅续冬冰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不阴不阳地问：

“他说有木材，你看见合同了吗？”

梁董事看着他顿了一下，理亏地勉强回了一声：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”刘江压着心里的烦躁说。

刘建华更着急，不等梁董事回答，又抢着问：

“你后来找着他了吗？”

梁董事赶快抓住刘建华这句话往下说：

“我找他去了。他们在北京有个办事处，找了好几趟都没人知道他去哪儿。”

“这下悬了。”刘建华转脸对傅续冬说。

傅续冬看着梁董事不说话。

这小子心里已经有底了。刘江在手里慢慢地转着打火机。只有刘建华还没有明白。悬？如果光是悬倒好了。

梁董事看看他们，又接着往下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神色开始紧张了起来。

是不是要说到关键的地方了？

“后来我都跟他们急了，他们副经理才偷偷跟我说了实话：他们最近经济情况不好，经理一上火，带着那钱到越南边境倒枪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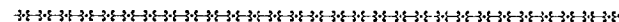
倒枪？刘江一愣。难道会是真枪？

也许是紧张，他的声音都小了：

“倒什么枪？”

梁董事看了刘江那副样子，好像也有点儿傻了：

“不知道。就是手枪吧？”



几个人全愣了。刘建华慢慢转向刘江。

刘江也愣了，慢慢抬起脸来，渐渐地，他眼前幻出一片金光，忽然，金光之中突现出一条陡立的金蛇！金蛇晃动，似有所求。金蛇越来越近！

过了片刻，金光渐渐变暗，然后，消失了。

刘江觉得胸口有些发堵，控制不住地要发火，声色俱厉地指着梁董事叫道：

“你赶快去把钱追回来！追回多少算多少！他们要是再不给，你就到公安局去举报！”

傅续冬冷静地提醒道：

“先别去举报。公安局一抓人，咱们的钱就回不来了。”

刘江愣了愣：他妈的，这倒是真的。那怎么办？那种事，早晚得出麻烦。

他狠狠地剐了梁董事一眼，无奈地喘了口粗气，转开了脸。这小子，真他妈不知道轻重。

“这事全怪我。……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”梁董事带着哭腔说。

都晚了？什么都晚了？刘江已经转向了旁边，一下又回过了脸来，盯着梁董事怀疑地问道：

“是不是还有什么事？”

梁董事心虚地看看他们，低声说道：

“今天他们公司来了一个电话，说他们经理在云南让公安的给扣了。”

傅续冬抬起头来看着他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眼睛一个劲儿地动。

刘建华一下就急了：

“为什么扣的？”



“可能有人给他捅出去了。”

刘江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问：

“他带着枪呢？”

快说没有。真希望是没有。有没有？

梁董事抬起头来看看他，然后轻轻点了一下头。

坏了。不过，也许不多？

仍是小心翼翼般地，刘江又问：

“多少？”

“40支。”

刘江像泄了气一般靠在椅子上。完了。什么也不用说了。这半年天天让下面的人节约，夏利都不许坐，全是“面的”，伙食补贴也限制在25块之内，那帮天天跑衙门的小姑娘们总是明里暗里地数落他，这下算是白挨骂了。400万！真他妈的！

傅续冬也深深叹了口气：“完了。”

刘建华脸上在变色，一脸要发作的表情，却又好像不知道骂谁才解气。

刘江抬起头来，死死地盯着梁董事的脸，突然压低了声音严厉地说：

“你赶快去自首。”

不等梁董事说什么，他一下又提高了声音：

“赶快去，现在就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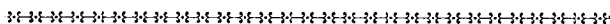
梁董事有点儿受不了了，看着刘江皱了皱眉：

“刘江，你用不着跟我这儿叫唤，这笔钱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会连累大家。”

“说得容易，”刘江一下厉声叫起来：“你当得了吗你？！”

傅续冬马上接过去，也大声地说：

“我看可以。按你说的，这笔钱就由你自己承担了。”



梁董事转向傅续冬，较劲地看着他：

“你放心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”

刘江咬着牙让自己镇静下来一些，但声音却还是硬硬：

“我告诉你，倒枪的事如果你事先确实不知道，那怎么都说，如果你明明知道了还借钱给他，那就是同案犯！别说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咱们公司弄不好都得叫你弄垮喽！”

“我确实事先不知道。真的……”梁董事硬挺着说，但似乎又有些心虚。

刘江审视着看着他。能相信他吗？只能是但愿，但愿……

一时谁也没有说话，似乎都默默地想着此事对他们可能的影响。

最后，刘建华首先沉不住气了，说：

“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大家看怎么办吧。”

傅续冬说：

“明天我先托人打听打听吧。”

不过他说得好像没有什么把握。

刘江气得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：

“这种事都快得很，要真有麻烦，恐怕也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。”

傅续冬也点点头说：

“现在只能等等看了。要是一个星期之内没什么事，大概就问题不大了。”

好像要使他的话应验似的，就在这时候外面响起了匆匆杂乱的脚步声。几个人都抬起了眼睛来，然后，不由自主地转向了门口。只有傅续冬强作镇静地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刑警们涌了进来。

梁董事和其他人都站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刑警们站定了，



刘江看看他们，也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他们都看着刑警们。

刑警们看着他们不动，十分沉着。这和刘江他们几个人紧张、惊慌的神情正成对比。

刑警队长看看手里的材料和照片，向梁董事一指：

“你！”

梁董事有所预感又希望不是自己地问：

“我？！”

刑警队长不动：

“过来。”

梁董事走了过去，小心地看看那个刑警队长：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刑警队长不理他，只把一张纸片放在桌上，生硬地说道：

“在这儿签个字。”

梁董事低头一看，上面正中是三个大字：

“拘留证。”

他嘴唇一颤，说话都不利落了：

“我怎怎么了？”

另一个刑警过来了，推了他一把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：

“赶快签字。”

刑警队长又向刘江他们一扫：

“你们，哪个是公司负责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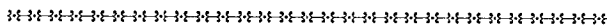
完了，刘江想，该我了。

他尽量镇定地看着刑警队长：

“我是总经理。”

刑警队长拿出另一张表格来给他看了一眼：

“这是搜查证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”



刘江故作无所谓地说：

“查吧，没关系。”

由于紧张，他轻松的表情做得有点儿过分。

略停了一下，他又问：

“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事吗？”

刑警队长看了他一眼，冷冰冰、硬梆梆地说道：

“该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说着，他向刑警们转过了身去：

“开始吧。”

刑警们立刻动起手来。

傅续冬想看看他们在查些什么，可刚往前走了一步，刑警队长立刻转过身来，目光锐利地盯了他一眼。

傅续冬不由自主地站住了。

刑警队长又看了看其他人，严厉地说道：

“请你们暂时都不要离开这个房间。”

傅续冬看看他，硬撑着向大家一笑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这时工商局的老张和银行的两个人也进来了。

刘江看见老张，心里又是一愣：他来干什么？难道……

他有些心神不安，赶快走上去打了个招呼：

“老张，您怎么也来啦？”

老张以一种爱护似的态度掩饰自己尴尬的处境，说：

“小刘，我说过你们多少次了，你们这是怎么搞的？”

刘江赶快坚决保证道：

“老张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事情弄清楚，尽快摆平。”

老张看看他，停了片刻，然后才说：

“我还替你们说了说，不过没有用了，局里已经决定，要吊销



执照。”

果然。刘江的脸色一下就白了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刘建华先就急了：

“老张您听我说，这事儿不怪我们。”

刘江用力插进来说：

“人家借钱我们就错了，他干了违法的事儿，这和我们没关系吧？”

老张盯着他一眼，眼神很严肃：

“你们不是借钱，是投资！”

刘建华立刻叫了起来：

“不可能！”

刘江一愣，没有说话，却慢慢向梁董事转过了脸去。

梁董事慢慢地、慢慢地低下了头。

刘江眼光锋利地看着梁董事，却听见老张说：

“人家公安局那儿什么证据都有。”

好小子，你到底把我们大家全骗了！刘江盯着梁董事，憋在心里的火儿却无法发泄出来。

傅续冬过来请求地说：

“老张，您看能不能稍微缓两天，等都查清了再吊销我们也心服口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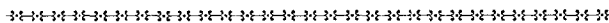
老张点点头：

“你们放心，如果真没问题，我亲自把营业执照给你们送回来。”

这时银行主管走了过来，拍拍刘江的肩膀，仿佛语重心长一般：

“小刘，吸取教训吧。”

刘江抬起头来看看他，他却把一份材料交到刘江的手里。



银行主管似乎心情比他们还沉重：

“具体情况明天到行里来谈吧。”

刘江看了一眼那份材料，竟是一份立即收回全部贷款的
通知单！他立刻就抬起了头来：

“要收回全部贷款？！不是还有明年一年呢吗？”

银行主管平静地看着他说：

“那是在正常情况下。现在你们公司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了。”

刘江带着敌意说：

“现在要钱，让我们拿什么还？”

银行主管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：

“只能拿你们公司的全部固定资产。当然了，现在还是资不抵债的。”

刘江看着他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银行女职员拿着查帐的笔记走了过来，看着刘江说道：

“你们还应该有一辆皇冠车，明天到行里来的时候一块儿带来吧。”

刘江看看她，又看了银行主管一眼，忍不住骂道：

“真是天灾人祸！”

刑警队长一下回过头来，厉声说道：

“你说谁天灾人祸呢？！”

刘江也同样厉声地说道：

“我说我们公司！”

刑警队长威胁地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：

“说你们公司可以。”

说着，他转过了身去。

他的身后，公安人员在检查证据，银行人员用大封条将装账